

安知晓
作品系列

005

谁主天下

安知晓

SHUIZHU
TIANXIA

下

安知晓 作品 【完美大结局】

浮华一生，笑沉醉，散了一世情缘。
冷枪暗箭机关藏，乱世儿女帝王梦。
试问，谁会君临天下？究竟，谁能主宰苍穹？
问世间，情为何物？笑乱世，谁主沉浮？

六年期盼 实体首发
完美巨制 独家珍藏
小说阅读网巨神级
作家安知晓
经典言情小说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谁主天下

次江篇

安知晓
作品

SHUIZHU
TIANXIA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 H U I Z H U T I A X I A

第二卷
谁主天下



第一章 SHUIZHU
TIANXIA
争夺天下

凤瑶昨晚派兵攻城，本想试探一下城中真伪，可是有白羽骑守城，她一时难以判断萧隐离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麼药。她的正规军已经在牧野平原上严阵以待，只要这两千先锋队打开东南门的一角，她就会下令全力攻城。然而不到两个时辰的工夫，进攻就以惨败而告终，凤瑶只得下令退回营中。

就如隐离所言，倘若他是凤瑶，今晚就会全力攻城，才不会管是不是女帝或者战神回城了。行军打仗最重时机，好不容易让云城的将士筋疲力尽，却又给他们喘息的时间，前面所花费的心思就会付诸东流。

这次凤瑶和李忠义错失良机，主要是因为想得太多，倘若不顾一切地攻城，今晚说不定就是轩辕战败。他们忌讳隐离刚刚回城，且城中又毫无顾忌地庆祝，下意识地以为这是个陷阱，于是派人去攻城试探，惨败之后更确信这个想法，越发不敢轻举妄动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最简单的惑敌之计，他们会上当，正应了那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凤瑶今晚攻城一事并未知会过李忠义，纯属私自用兵，此乃联军出兵之大忌。百万联军有两位指挥者，所有军事行动都要经过两人的同意，女儿国不能私自调动玉凤的兵马，而玉凤也不能擅自指挥女儿国的兵马。凤瑶私自调兵而不通过李忠义一事自然引起了玉凤的不满，两军将领当夜就发生了冲突，争吵了一晚。此后，凤瑶和李忠义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

两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实力又相当，难免会有冲突。尤其他们还是两个国家的领军人物，一山不容二虎，而这百万联军里却有两只老虎，日久定会横生枝节。

夜袭之后，云城得到暂时的安宁。

阳光灿烂，绿草如茵，牧野平原上一片祥和，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从云城远远眺望，只看见城外敌军的营帐铺天盖地，倒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

就在云城休战的这几天，玉都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礼。

邪皇玉笙和女儿国凤阳正式联姻，天下为之沸腾。邪皇立凤阳为德瑞皇后，和玉棠之母同朝为后，入主中宫。自此，女儿国和玉凤正式合二为一。

这一年玉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一国有双王，而且一国出了两后。凤阳还以皇后之名主理朝政，毫不忌讳玉凤百官。

风瑶和李忠义得到消息，为庆祝两国联姻成功，当晚在军营中大摆酒筵，军心为之振奋。

而就在这三天里，轩辕却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白羽骑两位将军奉命率领一万白羽骑攻打东昌，以解北越之危。白羽骑在临川河附近和东昌军激战之时，与从北越折返回来营救国都的另一支东昌军不期而遇，终因腹背受敌而不敌。主将李尚和弄月强行突围，打算从水路退回安城，却在眼看就要退回安城之时遭到第三支东昌正规军的袭击。为了掩护白羽骑主力撤退，弄月带着一千多人拼死抵抗，虽然成功地掩护主力军队退回安城，但他和一千多白羽骑士兵却壮烈牺牲在临川河上。

白羽七将，自此只余六人。

李尚身受重伤，退回安城之后紧闭城门，死守安城。所幸安城易守难攻，坚不可摧，而东昌军跟白羽骑在陆上作战根本就没有胜算，只得退回京都。东昌陷入北越、玉凤的混战之后，又遭到轩辕的袭击，短短半个月时间便国力大损，自此紧闭国门，退出了东北、东南几国的战事纷争。此后，东北只剩下轩辕和北越参与战事。

弄月战死一事传回轩辕，震动全军。轩辕痛失一员将领，云城的庆典被迫停止，改成追悼会。

城中只有白凤、白林两名白羽骑将领，噩耗传来，白凤伤心得连眼睛都红了。

他们七人一起训练，一起杀敌，虽然经常不在一起，感情却亲如兄弟姐妹一样。这次弄月的死，对他们六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凤、白林是如此，韩秀、君玉也是如此，林清羽更是悲痛难忍，而一直和弄月搭档的李尚则跪地痛哭。

“隐离哥哥呢？”倾情抓着南璇的手问道。自听到消息之后，她就整整一天没看见过隐离了。

本来今天布衣老人要给她治脸的，这回她也没心思了，只想知道隐离去哪儿了。

南璇摇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倾情，你别找了，让隐离静一静。他和七人情同手足，弄月出事，他心里一定不好受。你安心待一会儿，他晚上就会回来了。”

倾情眉梢一挑，说道：“他憋在心里更不好受。算了，不问你，我自己找去！”

“喂，倾情……”南璇只来得及叫一声，倾情就没影儿了。

倾情在城内足足找了两个多时辰，来回跑了几次东北门——隐离说过，今天会在东北门指挥他们改变几个暗格的位置——一路问下来，都说没看见。

东北门、东南门都没有，城中也不见人影，倾情又跑到正西门那边，听守将说隐离出城了。

倾情无奈，只得在城头上等他——出了城天大地大，她也不晓得去哪儿找，只好在这儿守株待兔。

第一次觉得时间如此漫长，第一次如此渴望太阳快点落山。

“皇上，您吃点东西吧。”一个将士忐忑不安地劝着。

倾情摇头，她哪还有心情吃东西？

一直到了入夜，正西门一片安静，她才听到马蹄声缓缓而至。倾情一跃而去，奔到城墙边缘，远远便看见那抹熟悉的白色，悬在半空中的心一下子落回原处，“快开城门！”

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隐离策马入城，白马雪衣，在漆黑的夜里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好像下一刻他就会被风吹散了。本就干净得不染凡尘的人物，真的好像要位列仙班，离开人间似的。

倾情的心莫名一紧，慌张和恐惧如张开利爪的魔鬼一般，将她的肝脏狠狠地拽住，紧紧地捏在手里，用力地拧啊拧……

等了一天，担忧了一天，突如其来的恐惧在心底蔓延，让她失去理智地大吼，“萧隐离，你跑哪儿去了？”

少女这高亢得有些尖锐的质问，让白马上的男子微微错愕，抬头望向倾情，干净的目光依然那般清澈，看不出因为弄月之死而悲伤的痕迹，只是眉宇间有些轻微的疲倦之色。隐离下马，凝视着她的眼睛，问道：“等了一天了？”

“是，你这样跑出去，也不说一声，知不知道我会担心啊？”倾情责备着他，猛然上前一步，紧紧地抱着他，似乎只有这样抱着，才觉得他不再那么缥缈，好似随时都要离开她一样。

她知道弄月的死对白羽骑上下都是个打击，也知道白羽七将和隐离之间感情深厚。他难过，她更难受——作为他最重要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抚他，只能让他一个人悄悄地走开，独自伤怀弄月之死，她觉得自己好没用。

隐离神色不变，手臂圈紧倾情，温暖的体温赶走她一身的冰冷，轻笑道：“傻丫头，我没事，只是去四方城的凤凰山看看，哪有你想得那么多。”

凤凰山是轩辕境内最高最雄伟的山，离云城不远，三个时辰足以往返，只是无缘无故去凤凰山干什么？

隐离见她脸色疑惑，显然是不信他的话，就浅笑着从怀里拿出一个平安符。这是在凤凰山求的，平安符上有凤凰木独有的香气。隐离给她戴上，笑道：“信了吧？”

倾情愣愣地看着胸前的平安符，淡黄色的，并不是很特别，可这份心意却来得沉重，她隐约知道其中象征的意义。其实最该戴平安符的人是他，而不是她，她好好地待在云城里，什么事都没有，要平安符又有何用？

“你今天出城，就是为了去求平安符？”倾情不信他今天听到弄月的死讯，还有心思跑去凤凰山求平安符。

隐离摇头，陷入遥远的回忆中，眼神有短暂的恍惚，“弄月是白羽七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弄月还是个半大的孩子，不曾上过战场，不曾受过伤，就像邻家的大男孩。他很腼腆地告诉我，他爹是一名小将，战死在牧野平原上了，他想继承他爹的遗愿，保家卫国。”

“第一次从战场上回来，他很兴奋地向林清羽等人炫耀，他今天杀了一名将领和四百敌军，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开心。后来战事频繁，从北越到南乐，从南乐到北越，白羽七将不断地在三国奔波，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在攻打秀城的时候，我和林将军率领他们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强攻，最后攻下秀城时，他们早已疲惫不堪。而就在那时候北庭告急，林将军回援云城，韩将军鞭长莫及，而我要继续进攻燕云等地，就让弄月和李尚带着三万人马去增援北庭。他们在路上赶了两天，一到北庭就开战，又打了两天，整整七天七夜，弄月都没有合眼过，直到解了北庭之危，等到韩将军派兵过去，他们才休息了一夜，又带兵返回秀城和我会合。”

“这些年，他们七人没有回过家，一直都在云城、北越、南乐的边境奔波打

仗，略有些空闲的日子就训练新兵，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开军事会议，我无意中提到一句‘有没有想家’，他们都沉默不语。其实我知道他们很想，可是放不下边境的千万将士。轩辕猛将如云，又不是只有他们七人可以领兵打仗，可他们就是没有回过一次家。弄月说，他怕回去之后，就舍不得再到战场了。那个傻小子当时笑得很憨厚，当时我就想，是我一手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我会亲自把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和家人团聚。可是弄月走了，我这个承诺再也做不到了……”

“隐离哥哥，这不是你的错！”倾情握紧他的手，匆匆安慰道。

隐离唇角勾起一抹苦笑，淡然说道：“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遗憾。也许背负盛名太久，我都快忘了白羽七将也是人，也会战死，并不是无所不能。我希望这场战事能快点结束，使弄月这样的遗憾不再发生。”

隐离顿了一下，又道：“弄月说过，假如将来没有战争了，他想去爬凤凰山，站在山顶看我们轩辕的锦绣河山。因为这样他会骄傲，这绚丽的江山他曾经守护过，每一寸土地都有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所以我今天去凤凰山了，替弄月看看他守护着的锦绣河山。”

“隐离哥哥，你不要太难过了。你答应弄月将军的，一定会做到，我帮你一起实现！”倾情坚定地说道，暗暗发誓，不会让他再经受生离死别之苦。

“傻丫头，这场战事会打得很辛苦，谁也无法保证什么，所以我也不会答应任何人什么事情，只会尽力去做。为将者终日奋战沙场，谁能保证一定会全身而退？不求尽善尽美，只求无愧于心。”隐离抓着倾情略有些冰冷的手说道：“倾情，我不知道还有谁会为了这场战事而付出生命，但是我保证，每次上战场，我都会想着活着回来见你！”

“隐离哥哥！”倾情伸手掩住隐离的口，慌得连指尖都在颤抖，“不要再说了，活着，一定要活着，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活着，我不想身边任何一个人有事。”

隐离牵起她的手慢慢地往回走。弄月的死让他想了很多问题，也重新面对了一些事情。弄月的死让他措手不及，而他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出事，不想让倾情也措手不及——让她有心理准备，伤心总会少一些。

“隐离哥哥，这个平安符还是你戴吧，我不要。”倾情扯下脖子上的平安符给隐离系上。

隐离摇头道：“这是给你求的，怎么让我戴着？”

倾情眼睛一瞪，口气蛮横，“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我想把它送给谁，它就是谁的。你给我好好戴着，要是不见了，我找你拼命！”

倾情帮他戴上之后，拉开他的衣襟，把平安符塞到他的里衣中。幸亏已是夜深人静，街上无行人，不然轩辕女帝这模样，活脱脱就像在大街上染指逸王似的。

“好，回去吧，该开军事会议了。”隐离整好衣襟，拉着倾情跃上白马，向将军府而去。

隐离和倾情一回到府中，南璇就匆匆迎了出来，也顾不上询问隐离去了什么地方，急道：“隐离，最新消息，燕王向鹰云进攻了，从前天到今天已经夺下三座城池，很快就要打到鹰云的腹地了。”

听到玉邪打鹰云，倾情眸光微微一闪，隐离则脸色一松，“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看了旁边的倾情一眼，吩咐道：“召集所有将军开军事会议。撤下免战牌，明天正式向玉凤和女儿国宣战！”

南璇笑道：“还是白凤、白林最了解你。消息一传来，白凤就去巡视东北门，白林亲自撤下了免战牌。这兄妹俩现在都在东北门检查暗格的机关，所有事情都已准备妥当！”

隐离负手，月光下的身姿挺拔俊逸。他偏头对倾情道：“倾情，把你爹娘都请到中庭来吧，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让我爹娘来？”倾情略一沉吟，点头同意，转身向布衣老人和步逍遥的阁楼而去。南璇见她走远，方问道：“你去哪儿了？”

“去凤凰山看看。对了，拓跋乐有没有消息？还在玉凤吗？”隐离突然问道。

南璇点头，语气有些疑惑，“我不明白，拓跋乐为何甘愿留在玉凤做亡国奴呢？南乐几乎要灭亡了。”

隐离摇摇头，“不，我有预感，南乐一定会回到拓跋乐手里。到时候想方设法联合东北四国抗战。在东南，玉邪和邪皇只要一天不和解，他就不会插手玉凤军务。所以要趁早建立统一战线，光靠轩辕是不行的。不说了，进去开会。让倾情旁听吧，是该放手让她试试了。”

“隐离，让倾情打仗，血影他们会极力反对的！”南璇惊呼。

隐离摇头，“她必须自己为轩辕做点什么。现在她除了轩辕女帝这个身份，什么都不是，难以服众。既然要君临天下，就先学会如何驾驭天下吧！”

夜色深浓，将军府中弥漫着一种肃穆和庄重的气氛，连空气都有些紧张，像是绷紧的弓弦。

隐离回云城后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除了有韩青衣、南璇、白凤、白林、韩青衣麾下的东方钰、莫离、杨烈，还有倾情、布衣老人和步逍遥。

这次算是正式的军事会议，中间的大长桌上有云城附近的模拟地图，平原、森林、丘壑、山坡，都一目了然。要安排作战计划，定然要熟悉云城周围的地形，隐离和韩青衣驻守云城多年，对这里了如指掌，恐怕连古木森林里有多少棵树都一清二楚。

倾情和布衣老人、步逍遥来的时候，隐离和韩青衣正在研究明天的作战计划。三人来后，在座的几位将军都起身行礼。落座后，隐离首先向布衣老人和步逍遥道：“这么晚了还劳烦两位出席，隐离真是过意不去，不过隐离很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布衣老人抬手，淡然一笑，“逸王言重了。我夫妇二人来云城，除了帮助东北四国避免毒人之祸，自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该有的帮助。只要不涉及天机，我夫妇二人定当竭尽全力相助轩辕。”

天算门的人若是介入战事必遭天谴，二十年前他就受到过教训，因此这次只能以平常人的身份相助轩辕，即使预料到轩辕有战败的一天，也不能泄露半句。他和步逍遥，只是军师一职，心里有条底线势必不能越过：要让天下大势循着注定的轨迹前行，强行去改变，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让轩辕遭到反噬。倾情统一天下注定要走那么多年，此过程谁也不能缩短，不然就会缩短轩辕江山将来的寿命。

这次如果不是邪皇使出毒人这种卑鄙的手段，他们夫妇也不会插手此事，加上和倾情的关系，一插手就难以脱身了。

步逍遥坐在倾情旁边，淡淡地问了声，“燕王开始进攻鹰云了，对吗？”

隐离点头，接过杨烈递来的地图，在桌上摊开。这是一张天下地图，九国的地理位置和主要的山脉、江河、沙丘、森林，都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隐离手指着鹰云的位置，沉声说道：“以赤水河和横川山脉为界，东北是这次混战的主战场。东南国家国力昌盛，繁荣富强，却只有玉凤和女儿国参与战事，而东北四国则完全陷入混战之中。北越、东昌和南乐三国几乎已成废墟，而东南诸国却安然无恙。燕王这次全力攻打鹰云，以青云骑的骁勇善战，打开鹰云国门易如反掌。鹰云一旦沦陷，穆川身为邻国，决不能袖手旁观，就是不支援鹰云，也会未雨绸缪，调集兵力在赤丹海上，对玉凤构成威胁。穆川的邻国西林也会蠢蠢欲动。东南五国将会全部卷入这场混战之中，无一例外。且看玉凤的地理位置，和穆川隔着赤丹海，和鹰云隔着临水河，这两国对玉凤的东面形成半包围圈，以邪皇的性格，定会调兵于会城，防患于未然。这次他二分之一的军队都集结在云城，其余三郡只

剩下例行守军，他只能从联军中调回兵力。女儿国也是。鹰云被燕王攻打，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穆川借兵，二是绕过南郡向玉凤借兵。穆川以海军称霸，青云骑靠骑兵制胜，穆川自然不会发兵，就只剩下玉凤。邪皇定然料不到燕王会突然攻打鹰云，若是鹰云被攻克，南郡势力进一步扩大，非他所愿，所以原来驻守在西郡的兵马会支援鹰云。西郡兵力一空，东昌必会伺机而动。燕王进攻鹰云是这次混战历史性的一笔，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就连一直隔岸观火的穆川也被迫卷进混战。东南几国若是起了战火，玉凤和女儿国势必调回兵马防守，东北就可以喘口气，休养生息了。”

隐离把形势分析得步步到位。他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南郡向鹰云进攻这一步。玉邪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而让他如此做的原因只有两个，不是帮助倾情，就是他自己想称霸天下。

他在朝堂上长大，在战场上磨炼，既有政治家对局势的敏感，也有军事家对战事的敏锐。隐离在离开玉凤的时候，就料定燕王玉邪一定会划地而治，脱离邪皇的控制——毕竟王爷和皇帝相差是很多的。隐离在离开之前已经安排两名密探秘密进入南郡，密切注意南郡的兵马动向，一旦有战事就马上汇报。他料定玉邪迟早会攻打鹰云，只是没料到玉邪的行动会如此迅速，而且和云城这边配合得天衣无缝。

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形势都十分有利于云城。邪皇估计头要大了。

玉邪本就不是那种会当扯线木偶的人，不会一辈子受制于人。过去在邪皇的控制下，小一辈的怎么斗都斗不过那只老狐狸，现在线松了自然会反扑，以后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南郡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青云骑南征北战全无后顾之忧，和玉凤又大大不一样。这一次，东南历来安稳无忧的局面一定会被打破。

“王爷，那我们为何急于进攻？何不等燕王和鹰云打得火热，东南五国卷入战争，邪皇调回兵马之后再出击，这样胜算会更大一些。”东方钰沉声问道。

隐离摇摇头，眉梢一挑，偏头说道：“倾情，你来说。”

众人的目光都转向倾情。在很多将军眼里，倾情除了女帝这个尊贵的身份，真的什么都不是。比如说韩青衣，一辈子都忠于轩辕，虽然对女帝心存尊敬却做不到敬畏——她一个小女娃，对战场的事又会了解多少？

“隐离哥哥，你在考我吗？”

“是啊，所以赶快答题。”

倾情眸光流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纤指点在云城，朗声说道：“燕王攻打鹰云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联军之中，少数有远见的将领会预见到将来局势的

变化，但大部分人想不到那么多，以为鹰云和南郡之战离云城这么远，定然影响不到这里。燕王攻打鹰云，短期之内不会造成东南五国之乱，要等他打到腹地，穆川和西林才会有所行动。前天凤瑶夜袭东南门失败，致使联军士气低落，虽有邪皇和凤阳联姻一事振奋军心，却不足以抵御逸王战神之名在敌军中的震慑力。我们现在出击若能一战而胜，邪皇不仅不会退兵，反而会往边境增派兵力。玉凤和女儿国的所有军事家和谋略家将齐聚云城，在声势空前壮大也无法攻克轩辕而腹背受敌之下，邪皇定然会退兵增援鹰云，防范穆川和西林。联军一旦退兵，百万将士就会认为玉凤和女儿国的联军不敌轩辕，到时候军心涣散，才是我们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时机。”

隐离赞许地点头。倾情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对局势的敏锐却无人能及，看得十分精透，可见步逍遥和布衣老人把她教得很好。

“说得好！”南璇拍手称赞。众将士的眼中都掠过赞许，想不到她能马上说出隐离的用意，即使是韩青衣一时之间也看不透，这点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布衣老人用手指点点玉凤和女儿国，严肃地说道：“玉凤和女儿国的地理位置，注定这两国会富足和昌盛，同时也免不了有遭受邻国威胁的危险。这两国其实就在七国的包围圈里，想要无后顾之忧地攻打轩辕，必定要处理好和西林、穆川、鹰云的关系。可惜，女儿国和西林的关系一向恶劣，而穆川的态度一直神秘莫测，鹰云和玉凤从不交好，这次燕王突袭鹰云就是看准了这点，存心让玉凤和女儿国腹背受敌，应接不暇。所以说，事有两面，像轩辕就不会有这种忧虑，虽然两边有北越和南乐，起码后面没人，而玉凤后面却有三国形成包围圈，虎视眈眈地盯着。”

“邪皇估计想要抽燕王的筋，扒他的皮了！”白凤凉凉地说道。

众人一笑，燕王这次出兵的确出人意料，除了隐离，尽在其他人的意料之外。

“王爷，开战之后派密使出使南乐、北越和东昌，让四国达成一致，共同抗敌。”布衣老人沉吟道，“这一条比云城之战更重要，意义更重大，也更深远。倘若能让他们不战而降了轩辕更好！”

“我也正有此意。达成协议，一致抗敌，是后十年内必须完成任务。而且现在只有轩辕能帮他们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他们没理由不同意。”隐离眼光淡淡地瞥向倾情，众人的视线又一致转到倾情身上。

“我去？”倾情眉梢一挑。

隐离点头，“没错，这事必须由你来做。不过在此之前，先解云城之围。”

第二天战斗就打响了。

韩青衣为先锋，率领二十万韩家军，从东北门正面攻击敌军。在韩青衣出城之

后，东方钰率领十万正规军也从东北门出发，从牧野平原以西进攻。而白凤、白林带领五万白羽骑从东南门发兵，从牧野平原以东进攻。

三路军队以牧野平原为中心，组成半包围圈进攻敌军。隐离站在观战台上，手持三色军旗指挥战斗。南璇和倾情站在副将观战台上，位置比隐离略低。布衣老人和步逍遥站在城头观望。今日一战非常重要，大家都非常关心战况。

随着隐离手中的杏黄旗一挥，东方钰长枪冷对，白凤、白林刀剑横立，韩青衣大手一挥，左青龙，右白虎，中军直上，三军汇聚，形成半包围之势，直指牧野平原。

“给我杀！”

“冲啊……”

牧野平原上杀声四起，战鼓雷鸣，一片战火缭绕。

李忠义率领二十万兵马迎战，风瑶率领二十万兵马直击牧野平原以西，迎上东方钰。这是兵临城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参战的都是最精锐的兵马。

马蹄声如惊雷在地底炸响，发出轰隆隆的巨响，仿佛声势浩大而沉闷的巨浪滚滚而来，猛烈地拍击在牧野平原之上，地动山摇，震撼人心。

长矛在阳光下无情纵横，血雾四溅，长剑与盾牌相击，发出阵阵哐啷声。

断肢残臂扬起，空气中的灼热如海浪扑面，夹着狰狞的血腥气。

两军主将李忠义和韩青衣展开激战。

李忠义的战戟寒光森森，宛如一条桀骜不驯的长龙，泰山压顶一般扑下，气势惊人，瞬间倒下十多名士兵。韩青衣举剑相迎，金属相碰，撞击出一阵火花。

韩青衣只觉得虎口一麻，心中不禁暗暗一沉，李忠义好大的气力！他双臂用力，猛然把战戟挡了回去，只觉得肩膀有一瞬间失去知觉，动一动就觉得麻木和僵硬。胯下的战马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发出一声长鸣，马蹄高扬，几欲把韩青衣抛下马去。

观战台上的隐离脸色猛然一沉，温润如玉的脸上布满严肃和坚毅。

果真名不虚传！

李忠义一阵狞笑，“哈哈……韩青衣，连卫明寒都抵不住我的战戟，就凭你还想取胜？哈哈，受死吧！”

“狂妄之徒，看剑！”韩青衣迅速调整内息迎战。他知道李忠义力气大，机灵地避开正面交锋，和对手巧妙地周旋。

李忠义不仅臂力惊人，而且招式灵活，勇猛有力，战戟一扬起，他附近的士兵一阵剧烈的翻滚，纷纷丧命，连远一点的都能感受到他彪悍的力道。

韩青衣是轩辕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将军之一，武功虽不及李忠义，在短时间内却有效地制止了李忠义对轩辕的士兵发出残酷的杀招。

两军主将在牧野平原上拼杀，而两军的将士也展开激烈的厮杀，双方都杀红了眼睛，声震九霄。

东方钰在西侧遇到凤瑶的女儿军，更是一阵硬仗。凤瑶和东方钰都用长鞭，打得异常激烈。长鞭划破长空，割裂灼热的空气，杀气逼人。

凤瑶身穿红色战甲，肩披红色披风，一身火红堪比晚霞，在战火中犹如一朵浴血的铿锵玫瑰，妖艳而冷酷。东方钰身穿白色战甲，满脸肃穆，出手迅捷，毫不留情。

在他们打得激烈的同时，轩辕的正规军和女儿国的女儿兵斗得更激烈。

女儿国的女兵在战场上之彪悍天下闻名，只见她们如潮水般蜂拥而上，冒着箭雨疯狂地冲向轩辕军队。

“姐妹们，把轩辕的贼子赶尽杀绝，杀！”尖锐的声音在平原上疯狂地回荡。女兵攻势十分猛烈，好几次几乎冲散正规军的队形。西边的战况不容乐观。

“不许退！进攻！”东方钰见军队节节败退，一声怒吼，“再退，老子杀了你们！给我进攻！”

严酷的军令一下，轩辕的军队迅速调整队形，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杀……”

“冲……”

双方人马打得激烈，平原上血流成河。

战马嘶鸣，杀声震天。

烽火缭绕，战鼓雷鸣。

一阵又一阵的厮杀，一批倒下，又一批扑上，杀得你死我活。

隐离脸色越来越沉，手中的白色军旗朝牧野平原以东迅速一扫，只听得白凤、白林厉喝一声，“弓箭手！”

白羽骑将士瞬间刀剑入鞘，一阵啾啾作响。在敌军以为他们就要撤退之际，只见外围的骑士布成了一个圆形的防御阵形，内层的弓箭手张弓搭箭，蓄势待发，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既可以抵抗，又可以进攻的阵势。

没有人混乱惊呼，没有人喧哗叫嚣。在最危急的时刻，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显出了惊人的素质。

“射箭！”白凤弯刀一挥，一排排弩箭唰唰地射向蜂拥而上的敌军。跑在前面的敌人首当其冲，倒了一片。前面的士兵射完弩箭，迅速趴在马背上；后面一排又迅速补上，射出弩箭，再趴下；射出，趴下；射出……一共是五轮，第五轮过去之后，第一批趴下的士兵早已起身，拉开弓箭，迅速射击，又趴下……如此循环，箭雨不断。

这种高难度的箭阵非常考验整队的配合能力，稍有不慎就会误伤自己人，而白羽骑却从未出错。相对于敌军的杀声震天，白羽骑一声不发，在沉默中射出一排又一排利箭。只见冲上来的敌军挨个倒下，没有一人能冲到距白羽骑五米之处。

沉默，沉默……只听得见敌军惨叫的声音和倒下的声音。

白羽骑五万人组成巨大的箭阵，歼敌无数。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着震撼人心的凝聚力，都能发挥出惊人的战斗力。

“好！”城墙上的步逍遥双手一拍，声音带着振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黑羽骑！”

她第一次看见战斗力如此巨大的军队，在隐离的指挥下，如大山一样阻挡在敌军面前，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布衣老人点点头，“非常不错。”他指的是隐离的指挥非常不错。

隐离安排这三队人马出战时，特意把战斗力最强的黑羽骑放在东南门，避开了李忠义和凤瑶，碰上的是相对比较弱的军队。隐离指挥黑羽骑取得胜利，使得轩辕军队的声势一下子浩大起来。

背负盛名多年的绝世名将，果真有他的独到之处。具备这样的指挥能力，轩辕军能百战百胜并不是个奇迹。

观战台上，隐离手中的白旗又是一挥，只见白林勒马挥手，弓箭手把弩箭归位，唰唰地拔出刀剑，顿时银光耀眼，一阵杀气逼人。

“冲！”白凤、白林一马当先冲向敌军，挥舞着兵器大开杀戒。

“杀……”

“冲……”

本来沉默着的黑羽骑发出震慑九霄的喊杀声，在白凤、白林的带领下，如最迅猛的豹子，冲入已经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中，率先冲破了敌军的队形，取得胜利，欢呼震天。

隐离手中的红旗往右一扫，白旗往左一挥，韩青衣见状，一剑顶开李忠义的兵器，策马右退。而白凤、白林则带兵冲入，一阵厮杀后与东方钰会合，迎上凤瑶的

女儿军。

而韩青衣再次整队进攻，阻止了李忠义对白羽骑的追杀。

各个击破，兵行险招。

这是隐离一开始就决定的一步棋。

“倾情，出城迎战李忠义！”见韩青衣不敌李忠义，中军节节败退，观战台上的隐离迅速下令。对方主将太强，势必要派强将对敌。

“隐离，怎么让倾情去？”南璇不解。

“倾情！”隐离没理会他，偏头看向倾情。

“我明白了！”倾情点头。

步逍遥只是一笑，叮咛道：“李忠义臂力过人，你身形灵巧多变，最能取胜，小心点。”

“是，娘！”倾情笑笑应了一声，看了台上不动如山的隐离一眼，转身下了观战台，出城，策马向牧野平原中心而去。

韩青衣被李忠义震得虎口、肩膀都发麻，已有不敌之态，猛然被他的战戟压下，只觉得胸腹间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嘴里涌上一股铁锈味，倏然喷出一口鲜血。

“将军！”轩辕士兵们厉吼。

李忠义一阵狞笑，十分嚣张，趁着韩青衣还没回过神来，战戟从旁扫来，气吞山河。韩青衣躲避不及，咬紧牙关相迎。战戟来势汹汹，他又受了重伤，这一下若真迎上去，定是被震飞的下场。

将士们纷纷厉吼，想要冲上去救人，却被敌军挡住了。

倾情的战马刚到包围圈外，立即起身掠去，洁白的身影如同一只展翅飞翔的白凤凰，迅速俯冲而下，流云袖出手，白珠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反射到将士们的眼中，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战戟在即将靠近韩青衣之际被流云袖击中，众人只听得咣啷一声响，火花四溅，李忠义的战戟被流云袖击开，反作用力让两人同时往后一退。在短暂的时间里，附近的士兵都觉得耳膜一阵震荡。倾情抽回流云袖，脚尖一点一名士兵的长矛，借力反手扫向敌军骑兵，扫得他们纷纷落马，倾情趁机夺得一匹枣红色骏马，稳稳地落座，整个过程利落而漂亮。

“皇上？”韩青衣大惊失色，皇上乃万金之躯，怎么亲自到战场来了？所有的将士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中，轩辕倾情不过是一名十五岁的少女，娇柔秀气，虽有帝王的霸气，但始终处在隐离和南舒文的保护下，又是尊贵无比的女帝，他们